

對於中國古音重訂的貢獻

俄國 A. Dragunov 原著

唐虞試譯

自從高本漢先生(B. Karlgren)的基本著作中國音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1924, 共四卷), 馬伯樂先生(H. Maspero)的唐代長安古音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1920)和末了兒高本漢先生最重要的論文中國古音的重訂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通報 1922)相繼發表以來,中國古音系統的重訂可以說大體完成了。

但是仍然遺漏下一些弱點。其中的一個就是哈(灰):泰,皆:佳,覃:談,咸:銜,山:刪,耕:庚等雙韻問題,這就是我在本文所要討論的。

在我們的討論裏,讓我們先從灰韻起頭兒,暫時先把旁的些韻放在旁邊不提。

A.關於灰韻,高本漢先生提議重訂作 -uâi,特別拿日本漢音作 -wa-i 爲證;馬伯樂先生同意這個重訂,並且說不單六世紀時的讀音(中國古音)是這樣,就是九世紀到十世紀時也是如此的⁽¹⁾。

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爲這個 -uâi 並不足以解釋現代幾處官話方言爲什麼灰韻(和泰韻合口)字和微,脂,支(祭),廢,齊等韻合口字相混。如果用古音 -uâi 的演變解釋這個混淆現象,便生出許多困難來⁽²⁾。若說是因爲微,脂,支(祭),廢,齊等韻的合口字比灰(泰)韻裏的多,所以受了類化(analogy)的影響也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並不足以明白解釋爲什末皆(佳)韻的字數遠不及灰(泰)韻,反倒沒受這

(1) 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 *Phonologie Chinoise*, P. 642; 馬伯樂唐代長安古音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P. 88, 102, 109。

(2) 高本漢前書六四二頁:“雖然三四等開口的混亂是完全由於語音演變而成的(iâi>i等)。但是論到[蟹攝]合口一等,例如文水蘭州的 uâi, 汕頭的 -uâ, 福州北京大同開封歸化的 -ui, 我們就不能說定牠和開口三四等的情形是一樣的”。

種作用的影響，而在現代幾處官話方言裏仍然維持他們的單獨存在⁽¹⁾。

這裏保留着一個第三可能：就是現代幾處官話方言的讀音雖然由於聲音演變所致，可是並不由於古音 -uâi，而另外是旁的東西，這個旁的東西我們先說是 x⁽²⁾。

B 司馬光（十一世紀）切韻指掌圖裏對於灰韻字的分配是很奇怪的⁽³⁾。假使灰韻的主要元音是 -â-（-uâi: wai如-uân: wan）那末把灰韻字和皆，佳（合口）韻字放在一個表裏便應當很自然。但是司馬光他却適得其反的把灰韻和微，脂，支，祭，廢，齊等韻合口同放在一表裏，因此灰韻放在一等而微等韻在三（四）等。

從這一點我們能得出兩個結論：

- 1) 在十一世紀時灰韻的元音不是 -uâi 和
- 2) 更重要的就是，這韻那時還沒和微，脂，支，祭，廢，齊等韻混淆⁽⁴⁾。

我們不僅從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得到這末兩個消極的結論，並且也能得到一個積極的：

我們已竟知道在古韻表裏入聲字占有兩個（有時三個或四個）地位：一方面他們和帶有韻尾輔音（-m, -n, -ŋ）等字相配，一方面又和帶有元音韻尾等字相配。在這

(1) 高本漢前書對於微，脂，支，祭，廢，齊等韻合口舉了 115 個字，對於灰（泰合口）韻舉了 52 個字，對於皆，佳韻合口舉了 15 個字。

(2) 高本漢前書六四三頁，“上面所引現代一等合口的韻母是否從古音 uâi，-uâi 衍生的問題我們在下文還要提到”。

(3) 這個事實林語堂先生也曾說過。在他的高本漢中國古音的重訂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譯文跋尾裏，他在許多旁的東西中，提出這個問題：“灰是否即哈之合口？（見切韻指掌圖）”；見國學季刊 1,497。

(4) 可是我們要注意這裏所說的混亂是比較早一點的事；在有些官話方言裏可以證明當十三世紀之末已然就如此了，這可以用巴思巴文來証明如

（灰韻）誨 巴思巴文作 xue

（脂韻）雖 巴思巴文作 sue

可是（皆韻）懷 巴思巴文作 ʎuaj

兩種情形之下入聲字的分配是由於主要元音的相同或相近而決定的⁽¹⁾。

因此我們在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裏可以有下面這些個音：

- 1) -ân:-ât, -an:-at, 2) -âi:-ât, -ai:-at, 3) -uân:-uât, -wan:-wat,
4) -wai:-wat, 5) -u:-uk, 6) -əu:-ək, -i:-ək,等等

折回到我們的問題來看，我們並沒有遇到 x:-uât，假使 x 是 -uâi 的話，我們倒可以希望用(3)和(4)的例去類推，但是事實上却是 x:-uət。這個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當十一世紀時（司馬光的方言）灰韻的主要元音並不屬於 -a- 一類而是屬於 -ə- 一類的⁽²⁾。

C. 我們不但假設當十一世紀時（司馬光時代）灰韻的主要元音是 ə 類，就是九世

(1) 或者更正確一點說就是：(1)分配入聲字和有 -m, -n, -ŋ 韻尾輔音的字聯合是由元音+相應的韻尾輔音而定的，大致按照 -m:-p, -n:-t, -ŋ:-k 的程式，很少例外。祇有切韻指掌圖第九表是 -ən:-ək，因為在那表裏末尾是 -ət 的字很少。(2) 從入聲字和有元音韻尾的字的聯合，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味的現象，就是：相應的入聲字韻尾輔音永遠是 -t, -k 而決沒有 -p。對於這個情形我大膽的在下面作一個解釋。我們已竟知道入聲字有兩種讀音：一種末尾是元音，一種末尾是輔音。但是如果入聲字末尾是 -t, -k，輔音時，那末就有許多的“雙讀”，這種情形在 -p 是極少見的。(看高本漢分析字典頁 27-30)。司馬光所舉的入聲字在同一情形之下不單要主要元音很切近（或一致）就是韻尾元音也要如此，這是很自然的。這種情形或者可解釋為什末切韻指掌圖第一表效攝和宕攝的入聲聯合而不和乍看好像更自然的咸攝來聯合。

由各種不同時代的韻圖裏比較入聲字的分配，我們可以在華語的歷史上引出好些有價值的推測，這是不證自明的事。這裏有一個例子足可以證明了這個問題：在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裏我們有 -əu:-ək。當劉鑑時（十四世紀）這個 -əu 在唇音後有變成單音 -u 的趨勢，所以切韻指南裏有 (p)u:(p)u(k)。這個可以用巴思巴文證明。

中國古音“樓” ləu 巴思巴文 ləu

可是中國古音“母” məu 巴思巴文 muu

- (2) 在切韻指南裏灰韻字同皆，佳和祭，廢，齊等韻放在一個圖裏。所以相對的入聲字不是 -uât 而是 -uât。

紀時也未嘗不是這樣。這個可以用安南譯音證明。在安南譯音裏：

a) 灰韻譯作 -oi⁽¹⁾。

b) 中國古音 -uən, -uət 韻譯作 -on, -ot。

中國古音	安南音
敦 tuən	don
根 kuən	kon
沒 muət	mot
卒 tsuət	tot
瑰 ku x	hoi
雷 lu x	loi
罪 dz'u x	toi
輩 b'u x	boi

馬伯樂先生，同意高本漢先生對於 -uâi 的重訂，說：“因為安南人在他們的語言裏找不出和中國複合元音（如 -uâ- 和 -uə-）相等的音來，所以他們至多祇能翻譯這整個的洪大音彩，而對於這整個的音裏所含的音素是不能分析的”⁽²⁾。

這個意見本身是很好的，不過還需要相當的限制。實在說，為甚麼單在一種例子裏安南語用 -o- 對譯中國古音 -uâ-，而在所有別的例子裏却用 -ua- 來譯呢？（例如：中國古音 -uâ，安南音 -ua；中國古音 -uân，安南音 -uan；中國古音 -uât，安南音 -uat）。

實際上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和安南音的相似也很可使人驚奇的。如：

<u>司馬光</u> x:uət
<u>安南</u> 音 oi:ot

假使現在我們給灰韻放進一個。類主要元音，那末安南譯音的情形頓時變成十分簡單，而馬伯樂的話就有充足的力量了。

(1) 可是皆(佳)韻合口是 -uai。高本漢先生以為安南語 -oi: -uai 的不同可以反映中國古音 u:w 的不同（看中國音韻學頁六〇七）。

(2) 馬伯樂唐代長安古音頁一〇二。

D. 我們可以更進一層說。

1) 凡關於灰韻的，與切韻同時的方言高麗譯音有好多和安南譯音類似的地方。

高麗音譯：

a) 中國古複音 -uə- (如在 -uən 韻母中) 用 -o-，有時用 -u- (如在 -on, -un 韻母中)。

b) 灰韻用 -oi (或 -ăi 見下)

中國古音	高麗譯音
瑰 ku x	koi
雷 lu x	noui
罪 dz'u x	čoi
敦 tuən	ton
棍 kuən	kon
卒 tsuət	čol
沒 muət	mol

比較一下：

過 kuâ	kua
座 dz'uâ	čua
官 kuân	kuan

高麗音把灰韻字屬於 -uə- 類而不屬於 -uâ- 類是顯然易見的。

2) 這裏我們遇見些個困難了。在幾韻字裏我們發現高麗譯音 -ăi，例如“內”中國古音 nux 高麗譯音 năi (就是哈韻開口)。這個 -ăi 代表甚麼中國古韻呢？打算答覆這句問話必須解決以下的問題：在中國古音哈(灰)和泰，皆和佳等韻中間的不同是甚麼呢？

高本漢先生根據高麗譯音哈和皆兩韻作 -ăi 而泰和佳兩韻作 -ai 的區別並參酌中國現代各處方言的佐證⁽¹⁾，假定這兩韻在中國古音大概是音長 (quantity) 的不同，

(1) 廣州哈韻作 -oi，泰韻作 -ăi；現代幾處官話方言皆韻作 -iai，-ai，-iăi，-ä，-uai，-uăi，佳韻

哈和皆是短 $-â-$, $-a-$ 泰和佳兩韻是長 $-ā-$, $-ā-$ 。

他的重訂如下(1)：

一等 哈和皆兩韻 $-âi$, $-uâi$ 泰和佳兩韻 $-āi$, $-uāi$

二等 哈和皆兩韻 $-ai$, $-wai$ 泰和佳兩韻 $-āi$, $-wāi$

這種高麗音的解釋很覺着不妥，我試着提議一個新的。

除去這個高麗譯音以 $-āi$ 對哈和皆兩韻以外，沒有一個例子使我們能假定高麗音是用 $-ǎ-$ 譯中國古音短 $-â-$, $-a-$ 的了。

反過來說：

a) 有些例子高麗音用這個 $-ǎ-$ 譯中國古音 $-ən$ ($-ən$ 韻)。從高本漢先生的方音字典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 裏所舉關於中國古音 $-ən$ 韻的十個字看起來，五個有高麗 $-in$ 音，五個有 $-ǎn$ 音。此外在御製訓民正音(2)裏也舉出這個 $-ǎn$ 音當作翻譯中國古音 $-ən$ 韻母的常式。

再比較一下：

中國古音	高麗音
哈韻 x	$-āi$
韻母 $-ən$	$-ǎn$ (或 $-in$)
可是 泰韻 x	$-ai$
韻母 $-ân$	$-an$

這個使我們想到高麗音用 $-āi$ 譯一個古中國複韻，這個複韻拿一個 Θ 類或更精密一點兒說是 Θ/a 類的元音作牠的主要元音。(參證日譯漢音用 $-ai$, $-uai$ 譯哈和灰韻

作 ia , $-a$, $-ua$, $-uā$ (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頁632—5)。

(1)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頁六四一。

(2) 御製訓民正音 “La vraie prononciation enseignée au peuple, ouvrage compose par le roi” 看 M. Courant 朝鮮目錄學頁 39—44。——譯者按朝實錄世宗大王二十四年癸亥十二月，上親製諺文二十八字，其字做古篆分爲初中終聲，合之然後乃成字，凡千字文及本國俚語皆可得而書。字雖簡要，轉換無窮。是謂訓民正音。

可是用-on譯-en韻母)(1)。

b) 有些例子高麗音用 $-\hat{a}$ 譯中國古音 $-v-$ ，那也是一個 θ/a 類元音。實際上，高麗音對於皆韻的拼法和對於中國古音耕韻 $-v\hat{n}$ 的完全類似。

中國古音	高麗音
開口皆韻 x	$-\hat{a}i, iei$
韻母 $-v\hat{n}$	$-\hat{a}i\hat{n}, i\hat{a}n$
可是佳韻 x	$-ai, a$
例如韻母 $-a$	$-a$
合口皆韻 x	$-oi$
韻母 $-v\hat{n}$	$-oi\hat{n}$
可是佳韻 x	$-uai, -ai$
例如韻母 $-va$	$-ua$
開口皆韻：皆 k- x	$k\hat{a}i$
齋 tʂ- x	$\check{c}\hat{a}i$
排 b'- x	$p\hat{a}i$
階 k- x	$kiei$
介 k- x	$kiei$
耕韻：幸 $\gamma v\hat{n}$	$h\hat{a}i\hat{n}$
爭 tʂv\hat{n}	$\check{c}\hat{a}i\hat{n}$
萌 m\hat{v}\hat{n}	$m\hat{a}i\hat{n}$
耿 k\hat{v}\hat{n}	$k\hat{i}\hat{a}n$

(1) 有些個哈，皆韻的字在高麗音作 $-i$ 如：中國古音“猜” $ts'x$ (哈韻)，高麗音作 sii ；中國古音“豺”(皆韻) $\check{c}x$ ，高麗音作 sii ；中國古音“憊” $b'w_x$ ，高麗音 $p\hat{a}i$ 。乍一看這些拼法也好像指示一個 θ 類元音似的： $-\hat{a}i:-i$ 好像 $-\hat{a}n:-in$ 。可是我更願意設想從高麗音 $-\hat{a}i:-i$ 裏我們可以得到兩層中國的借語，一個是由中國古音 $(-\hat{a}i)$ 來的，一個是由中國上古音 (i) 來的，關於這層理由這裏不便討論。

例如中國古音“每” mua/ai ，高麗譯音作 $m\hat{a}i$ ，而與這個同意義所謂高麗本國的字作 $m\hat{i}$ 。

迸 $p\acute{v}h$	$pi\ddot{a}h$
可是佳韻：佳 $k\ x$	ka
嫻 $n\ x$	nai
牌 $b'\ x$	$p'ai$
釵 $t\acute{s}'\ x$	$\check{a}$
例如麻韻：家 ka	ka
叉 $t\acute{s}'a$	$\check{a}'a$

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更切近的相似了。

中國古音	高麗音
合口皆韻：怪 $k^w\ x$	koi
壞 $\gamma^w\ x$	hoi
拜 $p^w\ x$	$p\ddot{a}i$
耕韻：轟 $\chi^w\ v\acute{h}$	$koi\acute{h}$
宏 $\chi^w\ v\acute{h}$	$koi\acute{h}$
可是佳韻：畫 $\gamma^w\ x$	$huai$
掛 $k^w\ x$	$kuai$
派 $p'^w\ x$	$p'ai$
例如麻韻：花 $\chi^w\ a$	hua
瓜 $k^w\ a$	kua

從這裏我們又能得到皆韻的主要元音是屬於 ϵ/a 類而不屬於 $-a$ 類的合法結論。

E. 現在我們能不能更精密的斷定這些所討論的韻的主要元音究竟是甚麼呢？

1) 關於泰和佳兩韻我們極同意高本漢重訂泰韻作 $-\hat{a}i$ 佳韻作 $-ai$ (參證高麗音 $-ai$, $-a$, 漢音 $-ai$) 但以這兩個元音 $-\hat{a}-$ 和 $-a-$ 的普通音長為限制。

關於韻母 $-\hat{a}i$ 的合口這裏必須要說幾句話。在切韻裏僅有一韻(泰)包含這個韻母的開口和合口。因此照着高本漢所定的原則(看中國音韻學頁612—617)我們必須在這個韻母 $-\hat{a}i$ 的合口裏面放一個輔音性的 w 。

那末就成：泰韻 -âi; -wâi,

佳韻 -ai; -wai。

2) 這個解答對於皆韻是容易的。我們可以平穩的(見以上 D2b)放一個 -vi, -wvi。這個重訂是更可承認的，因為在同表的三等裏我們有韻母 -i^wvi (廢韻)。有人可以反對切韻裏關於 -wvi (-vi) 和 -i^wvi 有兩個各別的韻。然而我們知道 -v- 類元音有一個寬廣的聽覺範圍從 a, ä 到 ə。在我們這個問題裏廢韻(高麗音 iei) 的 -v- 顯然是比皆韻的(高麗音 -äi, 很少作 -iei) 更為顎化⁽¹⁾。

高本漢先生為證實他的 -ai: -äi, -wai: -wäi 說法所引的現代官話方言關於皆和佳兩韻的拼法，正好能用我們的 -vi: -ai, -wvi: -wai 來解釋。這個 -v- 類元音普通是比 -a- 略短的。中國古音 -vi, -wvi 變成現代官話 -iai, -ai, -iäi, -ä, -uai, -uäi，而中國古音 -ai, -wai 變成現代官話 -ia, -a, -ua, -uä，那是無足奇異的。

3) 確定斷定哈(灰)韻主要元音的問題似乎更複雜一些了。

放上一個如在中國古音 -ən 韻母裏的普通 -ə 音是不可能的。(參證漢音哈和灰兩韻作 -ai, -uai 而 -ən 韻母作 -on)。

這裏我們必須照皆韻的例放一個 ə/a 類元音，我想這個離解決不太遠了。我們僅可以假定這個 -ə 在聽感上和 -a 是有關係的，有些像俄語 gə/avvrit, və/arvta 等字的第一個元音。

因此我們可以寫作：開口哈韻 -ə/ai

合口灰韻 -uə/ai

用我們的重訂，我們現在可以解釋現代方言關於灰韻⁽²⁾ 的各種讀法，如 -uäi, -uei, -ui⁽³⁾ 之類。我將不詳細的申述，可是我很願意舉出一個有趣味的類似的演

(1) 參證高本漢先生所論關於中國古音 -ən, iən; ɣu, iɣu 等韻的話。

(2) 並且也可以參証 -wäi (泰韻) 韻的字。泰韻的字，很稀少(祇有去聲)因為類化的力量已然同 -uə/ai 韻混淆。這種混淆好像在某些古方言中已竟有了。高麗譯灰，泰兩韻都用 -oi。然而在安南譯音裏有分別：灰韻作 -oi，泰韻作 -uai (很少數作 -oi)。

(3) 關於中國古音 -ə/ai (哈韻) 韻的現代讀音，可看高本漢先生大著中國方音字典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

變：在幾處方言（北平，客家和汕頭）裏我們看出中國古音 -uə/ai 韻母和 -uən 韻母有一個完全相似的演進。在這兩種例子裏，響亮的 -u- 韻頭把後邊的主要元音 ə/a 或 ə 給吞併了如：

中國古音	北平	客家	汕頭
回 γuə/ai	χui	fui	hui
推 t'uə/ai	t'ui	t'ui	t'ui
內 nuə/ai	(nei)	nui	nui
每 muə/ai	(mei)	mui	mui
魂 γuən	χun	fun	hun
尊 tsuən	tsun	tsun	tsun
論 luən	lun	lun	lun
門 muən	(mən)	mun	mun o

F. 至於哈(灰)泰兩韻，我們的重訂很欣幸的更可以從歷史的觀點證實。

在中國字裏我可以找出一些哈(灰)韻和 -ə- 交換，而泰韻和 -â- 交換的例子。

1) 又讀：哈韻和灰韻

貸 -ə/ai: -ək; 塞 -ə/ai: -ək 効 -ə/ai: ək; 槩 -ə/ai: uet; 孛 -uə/ai: uət

泰韻

丐 -âi: -ât; 害 -âi: -ât; 癩 -âi: -ât; 旆 -âi: uât; 沛 -wâi: uât; 酩 -wâi: -uât

2) 諧聲：哈韻和灰韻

戈 -iək 諧代 -ə/ai; 北 -ək 諧背 -uə/ai 卒 -uət 諧醉 -wi, 碎 -uə/ai; 某 -əu 諧謀 -iəu, 媒 -uə/ai; 有 -iəu 諧洧 -wi, 賄 -uə/ai 否 -iəu 諧柘 -uə/ai; 鬼 -wəi 諧媿 -wi, 塊 -uə/ai, -wəi (!), 槐 -wəi (!)。

泰韻

最 -uâi 諧喂 -wâi (!), 撮 -uât; 貝 -uâi 諧敗 wai; 兌 -uâi 諧脫 -uât, 說 -i-wât,

iwäi；祭 -iäi 諸蔡 -äi，察 -at；奈 -äi 諸捺 -ât。

高本漢先生的重訂裏像這些例子

貸 -äi:ək 巧 -äi:ât

有些難於解釋明白的。而我們的重訂

貸 -ə/ai:ək 巧 -äi:ât

中國字的這種現象便十分簡明了。

G. 因為咸，山，梗三攝對於蟹攝可以形成一個很好的對比，所以我們關於蟹攝所得的結果現在可以應用到前頭的三攝。

1) 咸攝

一等 α) 韻覃 -ə/am β) 韻談 -âm(1)

二等 α) 韻咸 -əm β) 韻銜 -am

我們僅僅在吳語裏對於中國古音 -ə/am，-âm 韻母還保存着不同的元音，在所有別的方言裏中國古音覃咸兩韻和談銜兩韻已經沒有不同痕跡了（詳見高本漢先生中國音韻學頁 635—636）。

馬伯樂先生（唐代長安古音頁一一六的表）假定上古音覃韻的元音是 -əm，咸韻是 -om，嚴韻是 -iom（後兩韻的 o 是開 o，馬伯樂作 -òm，-iòm）。這個假設還沒有證明，但是假使結果真是如此時，牠恰好證實我們的重訂：

正因中國上古音 -iom > 中國古音 iəm，

所以中國上古音 -om > 中國古音 -əm。

關於中國上古音 -əm 這個演變顯然是：

(1) 這裏再用中國諧聲來證明我們的重訂：

覃（韻）瘡，瘡，歆，審 -iəm；諳，暗 -ə/am；黯 -əm 從音 -iəm 聲。又讀的：瘡 -ə/am；

əm；階，醅 ə/am -iəm。

談（韻）談，鄰，鐸，痰，銑，莢，毯，嘆，鹹 -âm；揆，剡 -iäm 從炎 -iäm，-iem 聲。

又讀的：揆 -âm，-am；俛 -âm，-am；淡，談 -âm，-iäm。

我們不難再加上些例子的。

中國上古音 $-əm >$ 中國古音 (切韻) $-ə/a\bar{m} >$ 中古音 (司馬光切韻指掌圖) $-ā\bar{m}$

2) 山攝

二等開口 α) 韻山 $-v\bar{n}$

β) 韻刪 $-a\bar{n}$

二等合口 α) 韻山 $-w\bar{v}\bar{n}$

β) 韻刪 $-w\bar{a}\bar{n}$

3) 梗攝

梗攝裏的雙韻問題更爲糾纏。照我們的重訂應當得出：

二等 α) 韻耕 $-v\bar{n}$, $-w\bar{v}\bar{n}$

β) 韻庚 $-a\bar{n}$, $-w\bar{a}\bar{n}$

三等 $-i\bar{a}\bar{n}$ $-i\bar{w}\bar{a}\bar{n}$, (因爲庚韻在三等也一樣發見的) (1)。

然而在庚韻裏放一個普通的 $-a-$ 是完全不容許的，因爲那末一來這個 $-a-$ 就要和宕攝 (陽韻 $-i\bar{a}\bar{n}$, $i\bar{w}\bar{a}\bar{n}$) 相混淆。我以爲這個問題僅有一個解決就是：庚韻的主要元音不是一個普通 $-a$ 却是一個 $\bar{v}$ ，這個 $\bar{v}$ Jespersen 的定義說是：“一個音彩暗淡的 a ，唇舌發音時是鬆懈的，所以這個聲音差不多跟 $\bar{æ}$ 或者 $\bar{o}$ 類元音相似”(2)。

因此我們的重訂是照下邊這樣：

二等 α) 韻耕 $-v\bar{n}$, $-w\bar{v}\bar{n}$

β) 韻庚 $-v\bar{n}$, $-w\bar{v}\bar{n}$

三等 $-i\bar{v}\bar{n}$, $i\bar{w}\bar{v}\bar{n}$

這個考訂有許多利益：

a) 和我們對於前邊的韻表—— α) 韻的主要元音是 $-ə$ (e/a) 類 β) 韻的主要元音是 $-a$ 類——的解釋相合。

b) 和現代方言的拼音相合：

$-v\bar{n}$, $v\bar{n} > a\bar{n}$

或者 $-v\bar{n}$, $v\bar{n} > \bar{o}\bar{n}$

(1) 高本漢先生對於這兩韻都重訂作 $-v\bar{n}$ ，不過耕韻加上一個疑問號罷了（看中國古音的重訂頁 40—41）。

(2) Jespersen 的語音學 *Lehrbuch der Phonetik*, 1913², 頁一六二。

特別注意廣州 vn 或 $-ān$ 。

c) $-v$ 和 v 是聽感上很相近，無怪高麗音用 $-ǎ$ 同譯兩音，漢音用 $-a-u(ō)$ 同譯兩音。

結論

以上從 A 到 G 所引證的事實，假使分開，好像不很重要，可是把牠們合攏到一齊，我想足可以表白以下的結論：

中國古音雙韻哈(灰)，皆，覃，咸，山，耕等韻和泰，佳，談，銜，刪，庚等韻是音質的不同。前幾韻的主要元音是 $-a/a$ 類，後幾韻的主要元音是 $-a$ 類。

假使我們看一看韻表裏所列的切韻韻母⁽¹⁾，我們就可發見一個極奇異的現象可以間接證實我們的重訂：

在咸，山，梗，蟹幾攝裏一等或二等各有兩韻，可是在相對的⁽²⁾ 深，臻，宕，止幾攝裏這幾等是空的。

這個可以更精密的作成下面的公式：

如果 x 攝僅在一等或二等裏各有一韻，那末相對的 y 攝在相對的等裏也有一韻。

如果 x 攝在一等或二等裏各有二韻，那末相對的 y 攝在相對的等裏無論如何是沒有韻的。

我們的重訂可以解釋這個現象：

因為在事實上用咸，山，梗，蟹幾攝的雙韻之一可以補上深，臻，宕，和止攝的空白。

這個從下面的表裏看明白的⁽³⁾。

(1) 看高本漢中國音韻學頁140—219。

(2) 就是僅僅和牠們的主要元音不同。

(3) 爲縮短起見，這些韻母是代表所有的四聲和合口的。

深攝

咸攝

		α) 韵	β) 韵
一等	○	← -ə/am	-âm
二等	○	← -vm	-am
三等	-iəm	-iəm	-iäm, -iem

臻攝

山攝

一等	-ən		-ân
二等	○	← -vn	-an
三等	-iən -iën	iön, iän, ien	

止攝

蟹攝

(僅於去聲)

一等	○	← -ə/ai	-âi
二等	○	← -vi	-ai
三等	ei, ië, i		iäi, iei

梗(曾)攝

宕攝

通攝

α) 韵 β) 韵

一等	-əñ	-ân	-uñ, -uoñ
二等	-vñ -vñ	→ -añ →	○
三等	-iəñ, iän, ien, iëñ	-iän	-iüñ, iwoñ